

散落徐州的
民间艺术

丰县石刻

石刻,作为造型艺术体系中的关键门类,在中国拥有数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,承载着不同时代的文化记忆与审美意趣。丰县石刻属于雕塑艺术,运用雕刻技法在石质材料上创造出风格各异、生动多姿的石刻艺术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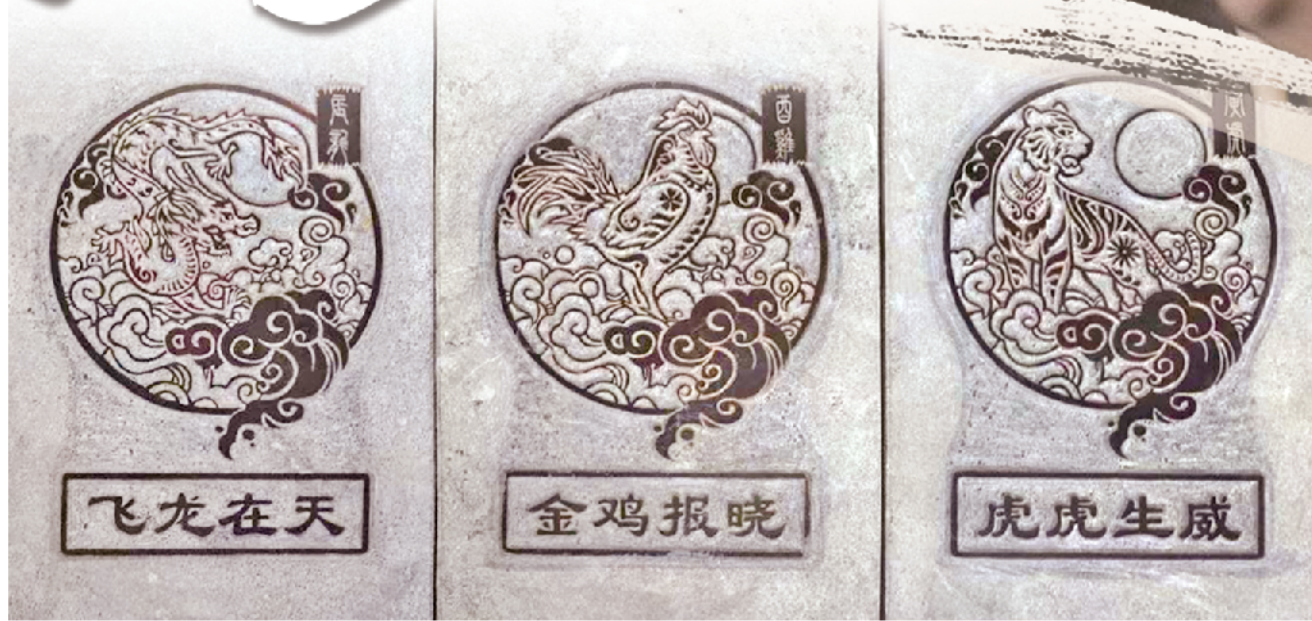
▲王明远石刻作品。

以刀为笔琢「匠心」

本报记者 马思为

推开王明远工作室的门,时光仿佛慢了下来。今年35岁的他正凝神屏气,指尖捏着一枚仅2毫米宽的细凿。凿尖轻触石面,簌簌石屑落下方,苏东坡《寒食帖》的笔意就这样一点点从冰冷的石材中苏醒。

作为家族第四代石刻传承人,王明远的双手不仅延续着祖辈的技艺,更在新时代为这项古老艺术寻找着新的生命力。



▲王明远十二生肖系列石刻作品。

一锤一凿 印刻千年

“石头不会说话,但刻在上面的字会。”王明远指尖摩挲着复刻残碑的风化纹路,一语道破石刻作为文明载体的本质。

“石头与人类文明的共鸣,早在远古时代便已悄然奏响。从旧石器时代仅能满足生存需求的简陋石器,到新石器时代兼具实用与美感的精细磨制石器,人类对石材的认知在反复琢磨中深化。”王明远表示,人类对石材的加工技艺在岁月沉淀中精进,每一步成长都与文明演化的轨迹同频共振。

谈及石刻最初的形态,王明远的眼神多了几分悠远。他说,数万年前的先民们以石器为笔,在粗糙的崖壁上的一笔一画刻画狩猎、祭祀的图景。那些看似简单的岩画,在文字尚未诞生的年代,成为最珍贵的“文化文献”,默默见证人类意识觉醒的最初时刻。这份在生存与探索中诞生的、与石头共生的智慧,为后来石刻文化的蓬勃生长打下了关键根基。

文字发明后,石刻迎来文明传承的质变。古人深谙“绵绵日月,与金石存”的道理,将文字凿刻于石,使文化记忆突破时空桎梏。“春秋的《石鼓文》被认为是颂扬秦朝统治者功德的遗物,秦始皇东巡时留下的刻石,更是直白彰显皇权的威严。”王明远表示,早期石刻大多是统治者专属的文化宣示载体,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。

从东汉时期开始,石刻不再局限于帝王碑碣、摩崖,而是逐步扩大到社会诸多成员使用的石阙、记事、石经、墓志等方面;魏晋以后,其覆盖范围进一步拓展,延伸至神道、塔铭、经幢、造像、水文、宗祠、养生、诗文、楹联、药典、题名、记人、书艺、地图、法帖等领域。体例愈发多样,传承愈发有序,最终汇聚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文化洪流。

在这股文化巨流中,徐州汉画像石的题材内容尤为丰富,以现实主义的手法,多角度再现了汉代生活的各个方面。这些汉画像石也因此成为研究两汉时期社会生活的珍贵实物资料。

随着石刻作品的持续增加和“文化记忆”功能价值的不断呈现,载录、保存、研究、利用各类石刻遗产的专门知识群体自然涌现,相关学术活动也随之开展,即北宋时期成熟的“金石学”及其学者群,相关著作如欧阳修《集古录》、赵明诚《金石录》、洪适《隶释》等传世久远。

除了传承文化记忆,王明远还强调,石刻也完成了从“记事”到“审美”的精彩升华。颜真卿《勤礼碑》、王献之《洛神赋十三行》的石刻复刻,将书法艺术与雕刻美学完美融合,使石刻成为集文学、艺术于一体的创作载体。

从崖壁岩画到园林石狮,从帝王记事到民间祈福,石刻始终是文明的“记忆场”。它承载着民族的精神密码,凝聚着集体的文化认同,是最古老的传承载体。

以刀作笔 以石为纸

“以刀作笔,以石为纸。”这句老话道尽石刻技艺的精髓。在王明远的工作室里,一块块沉默的石头,经他之手,便能褪去粗粝,承载文脉。而这背后,是他对每一道工序的敬畏与坚守。

“做石刻,先得懂石头。”话音未落,王明远已弯腰从工作室角落搬出两块沉甸甸的石料,一块来自山东,一块产自河南。他一边抚过石面,一边说道:“石头产地不一样,质地就差得远。河南的石头密度匀、颗粒细,不仅下刀顺,刻出来的线条边缘还能透着一股温润的光滑劲儿。山东的石头就不一样了,硬度更高,虽然打磨起来费力气,但刻成之后更显厚重,各有各的用处。”

选好的石料鲜少有恰好契合需求尺寸的,这就需要进行裁切与打磨。待石面打磨妥当,王明远还会在石头上刷一层黑漆,为后续的描红做准备——黑色的底色能让红色线条更清晰,也方便根据客户提供的拓片精准复刻图案与文字。

“客户大多会把想要复刻的石刻拓片寄过来,我们得先把红色影印纸铺在石材和拓片之间,一点一点把纹样描在石面上,这样石头上就有了清晰的‘底稿’。”王明远特意强调:“描红的时候手不能抖、线不能歪,哪怕只差一毫米,刻出来的字或纹样就会走样,之前的功夫就全白费了。”

在他看来,比起刻像,刻字更能体现石刻的真功夫:“书法讲究行笔的力道,起笔、顿笔、收笔都藏着气韵,刻的时候得把那股‘笔锋’用刀‘找’出来——哪里该深凿显力度,哪里该轻刻留余韵,都得琢磨透。不然字刻出来就是呆板的,没有精气神。”

凿刻无疑是整个工序的核心,也是最磨人、最考验腕力与耐心的环节。工作室的工具架上,20多种凿子整齐排列,从2毫米的细凿到6毫米的粗凿,每一把都有专属用途。“刻小字就得用2毫米的细凿,一笔一画都得慢慢抠,一天下来,顶多刻巴掌大一块;要是刻人物造像,就先用粗凿勾出大致线条,再换细凿填细节。”说着,他拿起一把刀口带弧度的凿子,“这把是专门凿麻面的,能刻出明暗过渡的效果,让人像的衣褶有层次感,看起来飘逸灵动。”

凿刻时,王明远始终遵循着祖辈传下的“石不动,人动万圈”的规矩,围着石头来回转动,从不同角度下刀。

“就说刻一个‘之’字吧,不能盯着一个方向凿,得转着圈找角度,从笔画细的地方往粗的地方走,这样刻出来的字才干净,不毛糙。”他指着一块刚刚刻好的作品,拆解起阴刻与阳刻的区别:“阴刻是把字的笔画凿下去,阳刻则要把字以外的石料一点点剔掉,让字凸出来。阳刻更费工,光剔掉周围的石料,就得比阴刻多花三分之一的时间,急不得。”

当记者问到为何有些石刻上会故意留着缺损的痕迹,王明远笑着解释:“很多客户就喜欢老碑的沧桑感,他们寄来的拓片上有风化的缺口、磨损的边缘,我就得照着原样刻出来——这不是偷懒,是对客户负责。”

而拓片不仅是复刻的蓝本,更是检验凿刻成果的最终标准。完成凿刻后,他会将湿润的宣纸轻轻覆盖在石刻表面,用工具轻轻敲打,让纸张嵌入石刻的纹路里,待纸张干燥后,再细细施以墨料拓印。拓印完成后,他会将新拓片与客户寄来的原拓片仔细比对,确认每一处细节都精准无误。

从选石时的仔细挑选,到凿刻时的刀刀用心,再到拓印时的严谨比对,石刻的每一道工序,都是在与石头对话。他常说:“石刻活没捷径,就是慢。慢工出细活,细活出精品。”在快节奏的当下,他守着工作室里的一方天地,以刀为笔,以石为纸,将石刻这门非遗技艺传承下去。

薪火相传 焕发新生

对石刻的执着,早在王明远的童年便扎下了根。“我3岁就跟着我爸拿个小凿子在废石上瞎敲,那会儿觉得石头和凿子碰撞的声音特别有意思,没想到后来真成了吃饭的手艺。”提及与石刻的缘分,他的语气里满是温情。正是这份从小培养的热爱,让他在面对石刻的苦与累时,始终能保持一份初心。

随着手艺日渐成熟,王明远不再满足于“复刻”,开始尝试“创作”。他将目光投向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,从《诗经》里凝练着千年情感的经典诗句,到民间故事里鲜活灵动的哪吒、嫦娥,再到传统纹样中寓意吉祥的祥云、瑞兽,那些流淌在文化血脉里的元素,都成了他刻刀下源源不断的灵感。

然而,在创作中收获成就感的同时,王明远也渐渐生出一份新的思考。“光自己做还不够,得让更多人接触到石刻。”抱着这样的想法,他开始尝试将石刻与文创结合——在景区设置趣味非遗体验,让游客亲手拓印自己喜欢的图案,再装裱成画框带回家。“以前大家觉得石刻是‘小众手艺’,离生活很远,现在通过这种体验,能让更多人感受到石刻的乐趣,这就是文创思维的价值所在。”

为了让石刻走出工作室,走向更广阔的天地,王明远还搭上了自媒体的“快车”。他在抖音和快手开设账号,定期发布凿刻过程的短视频。镜头里,他握着凿子的手沉稳有力,石头在刻刀下逐渐显露出清晰的纹路;直播时,他会详细讲解拓片的步骤,毫无保留地分享技艺。

“以前卖货靠淘宝、拼多多,客户看不到制作过程,总有些不放心。现在直播更直观,有人看了直播就来订购,还有人专门来咨询体验课。”如今,他的客户已遍布全国,其中既有热爱书法的个人,也有需要石刻装饰的景区、文化馆,石刻“朋友圈”越来越大。

谈及非遗传承,王明远也有自己的忧虑。“现在年轻人没人愿意学,这活又苦又累,还得坐得住。学石刻得按年来算,最少半年才能入门,三五年才能出师,年轻人没这个耐心。”这份忧虑,让他更加迫切地想要推广石刻。他经常参加丰县的非遗体验活动,带着自己制作的十二生肖石刻作品和拓片工具进校园、进社区。“小孩子喜欢动手,让他们体验制作石刻拓片,把自己拓的作品装裱好带回家,说不定就能在他们心里种下传承的种子。”

从童年的“瞎敲乱凿”到如今的“匠心坚守”,从传统的“复刻传承”到创新的“文创出圈”,王明远用自己的方式,让石刻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。他说,自己最大的心愿,就是让石刻这门民间艺术,能在更多人的关注与参与中,一直传下去,传得更远。

▲王明远部分石刻拓印作品。 本报记者 马思为 摄